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五・經部・春秋類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徐浦撰

一

春秋翼附二十卷

〔明〕黃正憲撰

五七

春秋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三九三

2698/140

春秋四傳私考

〔明〕徐浦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六年祝氏留香室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九毫米寬二六八毫米

大清嘉慶元年

浦城祝氏留香室刊

序

此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之曰余同年司諫柘浦伯源徐君也其私焉何也曰以孔子大聖修春秋猶曰竊取其義大焉得不私之思昔周道衰孔子因魯文加之筆削以明天道正人事定萬世不易之大法當其時左氏傳之其後公羊穀梁又相次傳之胡氏傳最晚出而最爲學者所宗之四子者窮年矻矻各勒成編豈務搜前人之漏逸而冀以掩他長哉抑豈彰已識之奇博而冀以擅文囿哉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穀則爲之日月爲之雨露爲之霜雪雷霆胡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辭有工拙自有偏全要之不詭於聖人而已四傳私考余初未之見見伯源君之爲司諫也正色立朝直聲震中外權奸有疏防僭踰也邊防有議固封守也興作征責有言杜無藝也鑿鑿皆本之春秋心竊異之時密邇焉因出是考相示蓋以余從事於春秋有年也閱之其詞嚴其義正其文簡而質雖皆自四傳中來而所以補其不及而爲之忠臣者厥功其偉或曰傳有四矣焉用考爲余曰不然天之用備矣日月雨露霜雪雷霆爲之照臨爲之沾濡爲之焦殺摧擊亦盡矣要豈無所不及之地所不被之物哉歲功旣成猶必歸餘而置閏焉故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旨者卽一言爲贅苟足相發明可

春秋四傳私考序文

留香室開

厭其多乎今且無論其詳而略言其槩如夫人子氏條足正左氏之誤乾時條足正公羊之誤齊仲孫條足正穀梁之誤至若會蕭魚札來聘條雖胡氏亦有待攷正焉是非所以成歲功而全天之用也耶余故爲天下公言之且公取之以惠來學非若私考之自爲名云姜實序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二

留香室關雎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

卷上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下

文公

宣公

春秋四傳私考

目錄

一

留香室關雎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隱公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桓也又曰不書卽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爲當立也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一 留香室開雕

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惠公志也焉成之將以讓桓也先君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黜隱公以爲內無所承上無所稟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之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嘖嘆其成惡惟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二 留香室開雕

亦卒不明言孰爲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矣以長以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說不知何據胡傳之說似亦過督隱公然隱公既立矣而必欲徇匹夫之小節規規將桓是讓焉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父之譖甘心於弑兄焉桓之罪烏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爲正然欲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弟弑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慎與及桓卽位胡氏又明隱之

鄭伯克段于鄆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固推見鄭伯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弟而亦無母久矣左氏曰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鄭伯憤蓄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真心之不容揜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間哉噫觀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爲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賵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沒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爲子氏故以爲豫凶事非禮也訛矣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觀仲子爲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修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親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

春秋圖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強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修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公志也自是盟于唐固無怪矣

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助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平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入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

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夫隱公之母聲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其說亦太深鑿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日食下書三月庚戌天王

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

春秋圖傳私考 卷上

四 留香室開雕

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卽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也初宣公不傳位於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不與其子馮乃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弒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論不亦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穆公偶位於殤公與夷矣穆公子馮出奔鄭爲殤公者當念穆公之義而善視其子可也乃聽衛州吁之言伐鄭以除害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其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故書以宋首兵惡宋也且衛有弑君之惡而宋甘與之黨春秋誅亂臣討賊子於書法之間其詞嚴矣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附雕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聲公子聲卽羽父也帥師向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
 公乎何貶之也再敘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
 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聲之計行與夷卽位
 而伐鄭之師會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若魯公子翬衛公子
 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甘爲黨與厥罪維均
 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爲桓而祭其母故別立官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

采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強之詞宋曷爲取之惡其納馮也夫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昉庚寅我入昉

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歸祊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
輸平志欲易矣然祊猶未入也至是彼歸祊我入祊則祊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六 留香室開雕

爲魯有矣曰我入者強入之詞尙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祊爲鄭湯沐之邑許爲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祊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謂天王不復巡守也於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以鄭爲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程氏曰宋爲盟主與鄭絕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
馮而絕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爲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摟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而取戴則卡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曰鄭伯伐取之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上刑爲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七 留香室開雕

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弑桓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卽位此言卽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卽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卽位桓公篡立而書卽位何居曰隱不書卽位者特以其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

承國於先君故首絀之以明大法春秋責備賢者意也此書卽位如其意也所以甚桓公之罪也噫春秋之法嚴矣胡氏此段詳辯隱爲當立其欲立桓讓也非攝也則桓篡弑之罪益不容誅矣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會鄭伯修好于鄭也先是鄭祊雖入魯魯許田尚未入鄭至是公會鄭伯則已示許之之意矣故鄭伯以璧假許田覬公意也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諱之何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自相易也上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著歸祊者鄭伯之志此書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八 留香室開雕

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修好也修好何已有篡弑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也此段穀梁胡傳俱好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何也劉侍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父爲字諱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弑君而累及孔父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春秋書其名惡之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弑殤公取郕大鼎賂公公受之故爲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爲篡逆其目宋督之弑心甘與之黨矣雖無鼎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爲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按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事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備矣納于太廟其享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鄆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九

留香室開牕

三國地與楚鄰爲懼楚故爲茲會耳夫不知修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后楚卒滅鄆虜蔡侯終鄭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驪爲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嫁女子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

遣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胥見矣夫曰公會齊侯于謹明公之行爲齊侯非爲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笥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詳書固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使之來聘修好于魯以致親親之意也夫魯桓篡逆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爲姻修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通于夫人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十

留香室開牕

固義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哉

有年

曰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有年則餘年之歉可知也夫篡弑之人上干天和其歉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爲天王之宰而下聘篡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父在故名公羊謂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非經旨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聖人之垂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有夫宋魯弒君天討所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伯不朝乃以諸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予之也夫戰于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春秋傳秘考 卷上

十一 留香室開雕

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緡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絕矣入春秋以來鄭其爲無君之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強亦奚以爲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卽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

爲書子同生舉子之法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姜姜宗婦命之禮之正也公羊氏曰書之喜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喜有正者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爲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啓奸人窺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

春秋傳秘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則楚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雖然受命而已之不可也爲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稟於曹伯曰君不幸有疾臣當朝夕侍不敢遠左右以貽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不已多乎若夫曹伯甘已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弒逆之人不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逾年而終生卒可不慎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鄭怒則助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未有以來戰爲文曰

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魯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不能保其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名何胡氏所謂尊王命貴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何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主

留香室開雕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不必出宋遲能以亡鄭乎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豈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易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書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厲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爲國者求爲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爲突也貪其賂也責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正會于虛又會于龜宋終辭平宋無信也然則宋可伐乎曰

督弑君者也魯鄭可伐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鄭鄭資宋力以篡國會而伐之宋其能甘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二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聲罪致討曰伐曰伐鄭言鄭之晉宋罪之當伐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其私意以非所當以也兼三傳之說而意益明其意若曰列國之兵惟天子得以統之今私爲之用以伐人以行已意則不當以明矣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主

留香室開雕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書求車求車求金皆貶也夫有不足而後求諸侯強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雖曰貶之實以悲王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蔡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仲誠專突亦不君矣若鄭忽已君此稱世子明已失位也稱復者謂既亡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既執立突突出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荀息多矣

鄭伯突入于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櫟鄭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強可知矣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觀忽之弱突之強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強弱四國其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篡也故不以突爲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滅天理無人心之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宜公聚鵷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其賢哉朔構急子者山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殺公子壽子急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穀梁謂朔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何召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則公之薨以弑也夫桓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而至於委曲而從則其及於難也固宜後之人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忍於弑兄矣則茲弑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徵矣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弑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夫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恩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念之邪而自陷於弑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十六 留香室開雕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單伯逆王姬使魯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爲莊公者但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爲主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焉雖曰變常亦忘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左氏曰爲外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當有以處之不得復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禚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責也若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

紀季以鄫入于齊

鄫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鄫事齊畏之也事之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強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七 留香室開雕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強而委去之誠不能以無罪矣然度德量力較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讐故春秋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讐也恐未必然

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況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

也昔姜氏謂桓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也意者其然與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絕之也又黨而納之故貶而稱人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舊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石公子職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大 留香室開雕

在哉故諸侯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春秋之旨嚴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實也衛俘齊人曷為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蓋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俘以齊首之穀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為魯諱也夫衛朔弑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為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不容掩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會于禚于防于穀享于祝邱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

人襄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弑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夷仲年之子也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衣服禮秩一與嫡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焉此亂本也暨襄公絀之遂見弑焉此非傳之罪哉無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賊之詞也嗚呼魯不復讐而諸兒爲無知弑謂之天道非耶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夏公伐齊納糾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九 留香室開雕

盟既圖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爲齊立後嗣安國 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小白兄也小白長常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胡氏曰內無所承上無所稟以王法絕之也然小白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

惡之也所見殆異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是戰也爲納糾非復讐也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復讐也非也胡氏曰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是幸其偶與讐戰非與其真能復讐也故戰不言公而曰及不與公復讐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納糾不稱子明糾不當立也此殺糾復稱子明糾不當殺也取者易詞也言取病內也桓必請而殺之不仁甚矣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穀梁有此論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十 留香室開雕

齊爲魯仇三年于今茲矣魯不能問罪于齊因齊師入境而敗之幸之也非貶之也胡以善戰詐謀責魯則刻矣且觀左傳曹劌之論非詐也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王姬歸齊叔姬歸鄆初無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婦道也

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弑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爲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夫